

前  
漢  
紀

三

Z121.6  
1  
(4)

前漢紀目錄 并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譔

襄平

蔣國祥

蔣國祚

同校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前漢紀  
目錄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

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  
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  
遲莽何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  
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  
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  
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  
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  
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  
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充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  
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  
其要假以不直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  
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  
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參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錄重  
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  
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

百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檣杪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  
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荀悅

皇帝甲子卽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母藏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爲列侯藏兒初爲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橫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卒萬人罷苑馬



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  
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爲治者不致於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爲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尙簡易  
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至上卽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  
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  
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又罷竇氏子  
弟無行者絕屬籍故毀謗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  
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己未太常許

昌爲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內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柴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

聽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  
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  
半後門閭住居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爲報仇  
不使解知也解兄子爲解殺人爲其家人上書自訟之  
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亾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  
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此  
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在赦  
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解  
無罪時公孫弘爲丞相以爲解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  
知甚於知遂族之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  
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  
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  
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  
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  
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  
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  
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

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  
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  
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  
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  
而篤朋爰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  
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  
繇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  
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  
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  
甚者至於爲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

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爲  
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  
會彟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  
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  
宄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  
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  
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  
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  
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

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  
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  
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  
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  
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  
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  
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  
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  
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

大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洩溢於平原大饑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  
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僂門橋秋七月有星孛於西  
北濟北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東甌告  
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其常事  
也又數反復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  
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棄  
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國以窮困告  
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乃遣  
助使持節發會稽兵救之未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



有食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籝盤  
屋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  
欲除以爲苑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  
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禍鄠郟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  
直一金規以爲苑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  
一也盛荆棘之大崇虎狼之墟壞民冢墓發民廬舍令  
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淚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  
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浹溝大渠險阻之  
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彊國富民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

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爲  
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  
爲滑稽年二十三初爲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  
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  
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俸祿正  
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  
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  
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  
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爲龍復無角臣欲以爲蛇  
復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

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寔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溼肉爲膾乾肉爲脯樹上爲寄生盆下爲寔數乃榜舍人百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縱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爲其言也寡人將聽

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  
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爲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  
以蒙不辜之戮爲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悻耳目之欲以苟容  
爲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丘墟夫卑身賤體悅  
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  
忍爲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淡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  
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  
故養性愛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  
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人如是邪

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爲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彘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淡思仰而泣曰嗟乎殆哉予國之不亾也繇繇哉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於仁義恭儉節約減后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開內藏以資貧乏存耆老恤孤獨薄

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寧國無災害  
之變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囿圉空虛鳳凰來集麒  
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亾之端若此  
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爲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  
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皋亦以談說能爲辭賦得幸  
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楊長卿  
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  
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之獸駭於不存  
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馬不及旋踵人不暇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爲患  
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  
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丘  
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計其爲害也不難上善  
之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  
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  
孫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  
夫妻酤酒臨邛卓王孫恥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  
分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

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或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  
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爲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  
美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焉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東北江  
都相陳人鄭當時爲內史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  
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嘗以爲賢於己祿賜盡以饋士大  
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是下邳翟  
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廷尉客復  
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態乃見冬十月地震是歲武彊



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爲郎中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廬江人文翁爲蜀郡太守其爲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輒給資用令諸博士受業還皆以爲右職用察舉之又修起學宮於城中學

者復除徭役嘗選學宮童子所在僂坐受書每事嘗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僂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僂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正者天誠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

偃素妒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  
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有星孛于  
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  
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  
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  
安國帥師出會稽大行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  
書諫曰越方外之國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治之自三代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不能  
服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

內甸服封外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  
之勢異也越人名爲蕃臣實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耳陛  
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  
非一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歲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舉輪而踰  
嶺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  
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必  
衆多或以越人衆兵彊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內外也  
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峻峭漂石破舟不可

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內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使謹防越人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彊兵百不當一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恤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亾國建其侯王此必

委質爲蕃臣矣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竝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淡  
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竄  
淡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畱而守之卒勞糧乏丁  
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亾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佗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鑿  
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彌  
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  
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

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興矣  
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姦邪從此  
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  
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  
爲家八藪爲園江漢爲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  
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  
屨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  
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  
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煩汗馬之  
勞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

聞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爲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卽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旣到郡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咏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恥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



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悲曰  
嘻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  
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見買臣飢寒呼飲  
食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乏  
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  
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爲王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  
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  
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  
旨順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

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帷中使人  
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爲中謁者使  
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  
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比  
火相連乃不足爲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內飢民相  
食臣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  
賢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郭愛百姓  
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  
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前漢孝武皇紀二卷第十一

荀悅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闕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稱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

修而臻於此具明以喻朕意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案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尙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彊而已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彊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

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是亦受命之符也夫天瑞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矣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所爲綏之斯安動之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己所爲也然則王者所爲必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不失而歲功成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始而欲正其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

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  
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不  
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  
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埽除其迹而去之復修  
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立十  
四年而亾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爲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  
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尙忠商尙敬  
周尙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有改制之  
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



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美不謂積日纍久也小材雖纍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纍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爲功誠以賢能爲實使郡國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

古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曰臣也巳食祿矣又奪園夫妻女工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

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  
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  
三仁仲舒對曰昔魯君伐齊問桺下惠曰吾伐齊何如  
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可問仁人此  
問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  
乎由是言之越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  
春秋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

家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爲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是歲天星盡動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民將勞也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始詔公卿議伐匈奴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於古曰淳維匈奴始祖名

前漢紀 卷十一  
五  
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畜牧而  
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法以言  
語爲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則弓矢短兵  
則矛鋌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  
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爲中國患至匈奴姓孛  
鞮氏國人稱之曰撐犁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  
謂子爲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  
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  
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

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  
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小會單于  
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蹕林  
校閱人畜其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  
拜日夕拜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尙戊巳其送死有棺  
椁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  
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則賜一卮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爲奴婢  
故其戰人人自趨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眾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譴人

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  
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胡彊盛使使請冒頓  
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  
頓曰奈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又使人請冒頓一  
闕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  
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以冒頓爲畏已愈驕匈  
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  
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卽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不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東并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彊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乘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卑辭厚荅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



帝遣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大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

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

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爲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窮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胡却地千里皆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

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  
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  
爲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  
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  
瓦解今關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  
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期在於使天下無土  
崩之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  
失而僞僞采淫泰非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而已

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踰以和其心心  
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審也昔秦北構  
禍於胡南樹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被甲丁女  
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絕世滅祀窮  
兵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此三人同  
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卽位好  
士旣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衛者甚眾其上第者見尊寵  
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  
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

竝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辨論之中外相應以  
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徒頓丘自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帝  
功臣後五人竝爲列侯河洩濮陽凡十六郡發卒十萬  
救河洩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田  
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弗與  
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潁川灌夫與嬰善  
亦怒蚡蚡聞之曰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愛數頃田  
且灌夫何與也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蚡乃請案灌夫家

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賓客和之俱止蚡取燕王女爲家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要灌夫欲與夫俱行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軍賢人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李俱爲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地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胸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騎畱夫或按夫頭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

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  
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生乃還其家竊出  
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固爭之上  
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  
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莫  
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  
今日廷論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大  
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兄弟令我百歲後皆  
爲魚肉乎上使御史薄責嬰劾繫都司空嬰令兒子土  
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佞輒以



優宜上書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在嬰家丞相  
乃奏劾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族矣春三月丞相  
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之者呼曰服罪服罪  
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手笞之蚡初折  
節奸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  
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  
此後甚驕恣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  
武庫蚡治宅舍請甲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鐘鼓立曲  
旃後室婦女以百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  
安來朝蚡以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

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王大  
喜多厚贈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  
淮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賓  
客甚盛後廢棄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  
夫父張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嬰進之至二千石  
故冒灌氏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時夫從軍不冑  
隨歸願取吳王頭若將軍以報父讎於是被甲持戟募  
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進獨兩  
人及騎奴十餘人馳入吳軍之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  
復得前還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幾至於死

創少瘳復請行太尉固留之乃止由是勇義聞於天下  
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丁巳平棘侯薛澤  
爲丞相御史大夫韓安國免秋九月中尉張歐爲御史  
大夫以仁厚見尊重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謚獻王德好學修禮樂造次  
必於儒者道術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書先是  
來朝上策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對文約旨明上甚  
重之夏發巴蜀民治南夷道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  
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  
長以十數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聚邑其外西自桐

師以東至葉榆名爲越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  
居大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苻都最大自苻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  
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  
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楚莊王使將軍莊躋循江略  
地黔中南以西躋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旣克定之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躋因  
以其衆王靡漠變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伍人之道於此  
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大行王恢之救越也使  
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

從西北牂牁江江廣數千里出鄱禺城下蒙因上書曰  
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  
豫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  
郎浮舩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道  
爲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  
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爲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爲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  
西南夷邛笮可置都上悅之以相如爲中郎將往喻意  
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  
其難通業已建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

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已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二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曩也夫印苻西僊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已久矣仁者不能以德來疆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荅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宴然也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偃促拘文牽俗循誦

習傳當世取悅而已哉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於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冲幼奴虜繫縲嗥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爲遺忘已舉踵思望如枯旱之望雨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  
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  
閉矧爽闇昧得曜光明偃甲兵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邇  
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凌遲繼周室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  
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言聽者未聞  
音夫鷁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豈不哀哉  
是時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  
皇后陳氏廢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卽嬰孫也嬰封



堂邑侯午尙長公主嫖上爲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  
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爲皇后驕恣擅權寵十餘年  
無子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  
董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主家主見其姣好因畱  
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  
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  
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公公主  
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綠幘碧鞞伏殿下上  
爲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後上爲主置  
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避戟而前曰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敗男子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偃不遵經學以奢侈  
狗馬干上之欲始爲淫晉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  
業以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  
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豎貂爲  
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戮而周室安上  
曰善更置酒北宮引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  
諸公主行多僻恣者矣上妹之子尙上女夷安公主驕  
放犯罪死左右爲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  
目入郊廟乎乃哀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

溢悲太甚則陰損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  
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嘗問朔  
曰吾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白衣戈綈足  
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  
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緹繡犬馬被纁罽宮人簪璫  
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奇怪撞千石之鐘擊  
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  
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摧甲乙之帳焚之  
於四達之衢却走馬之街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

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因陳農戰疆國  
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文旨放蕩頗復以詆  
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蟲徵賢良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  
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  
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  
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  
興何如淄川人公孫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  
善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  
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

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悅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失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方民物莫不蒙

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害除愛憎無私謂之仁明  
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  
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  
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  
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  
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  
生此天人之符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  
上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  
馬門弘又上疏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  
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使邪吏行弊政用

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治此政之所以失也臣聞周公  
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下之所志  
上以書荅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對曰臣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  
服習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纍日銷金石者不纍  
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  
變臣弘嘗切遲之上嘉異其言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荀悅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  
略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  
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衛青  
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初季與  
主家僮衛媼私通生青青冒姓爲衛氏青長姊君孺卽  
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奴之  
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  
僮得幸於上立爲夫人陳皇后之大長公主捕囚青欲  
殺之公孫敖爲騎郎與壯士募青上聞乃召青爲建章



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晉虜賜爵關內侯而李廣爲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囊盛之廣僞死漸漸騰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爲庶人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渙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竝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

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東王非薨謚曰易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渙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

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管虜數千級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以爲蒼海郡魯王餘薨諡曰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諡曰定王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溼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溜川王几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怨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鼂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陞  
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  
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豪傑兼并之家可  
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潁陽遣將  
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晉虜數千級岐河南  
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爲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  
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  
乙亥晦日有食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  
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  
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

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  
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  
爲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  
偃使人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懾自殺公孫弘以爲齊王  
以憂死無後偃本嘗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  
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  
卽當五鼎烹卽西入關旣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  
莫之收視唯孔奢葬之上聞之謂孔奢爲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雅斜單于入  
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

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爲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  
屯公孫弘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  
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將  
軍公孫賀遊擊將軍蘇建彊弩將軍李蔡出朔方將軍  
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奴右賢  
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爲漢兵遠不能至也衛青徑夜至  
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圍北遁僅以  
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產

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  
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爲列侯青固辭子封上不聽  
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  
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侯衛青旣登大將軍貴寵  
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  
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  
而賢之夏六月詔禮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厲賢  
才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  
御史大夫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  
者至弘始拜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位  
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乎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剝凶若不勝任覆亂鼎實刑將  
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嘗爲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舉上甚賢之  
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是起客館延賢  
人與參謀議請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故人賓客皆  
仰衣食身爲布被脫粟飯一肉食家無餘財主爵都尉  
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卽  
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弘曰知臣者以爲忠不知



臣者以爲不忠黯又曰公孫弘位爲三公而爲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治下不比於民今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爲名且無黯之忠陛下安聞此言上以弘爲有讓益厚待之弘爲人慎厚事後母孝謹辯論有理習文法吏變事飾以儒術每朝會議開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冑面折廷爭然外寬內淡意思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郟竟報其私弘與仲舒同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爲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吏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  
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凡十餘萬  
騎出定襄斬嘗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北大討獲  
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降匈奴建獨  
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霸等曰自大將軍出  
未曾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閔長史  
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

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肝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曰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爲庶人憂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

不失後也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畱月氏歲餘  
乃還竝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畱之歲餘會  
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  
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  
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  
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四國皆在  
匈奴之西娑羌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  
國烏耗國西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  
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  
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

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扞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東國温宿國龜茲國尉黎國危項國鄯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

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  
西逾葱嶺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鄯耆西域諸國大  
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  
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  
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  
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度之坂狹者尺七  
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持繩  
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城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地方五千餘里  
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

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奴後稍彊盛徒羈縻而已不肖往朝會罽賓國王治修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温和有苜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有市肆然以銀爲錢文爲騎馬曼爲人面出封牛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船商賈書革旁行爲書記其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曼爲夫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犬馬大雀大宛國王治

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同俗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祈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媯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翁侯一曰未密翁侯二曰雙靡翁侯三曰貴霜翁侯四曰盼顧翁侯五曰高附翁侯康居國在烏孫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  
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戈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  
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曼爲騎馬自烏戈行可  
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臨西海出善  
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  
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處禹本紀  
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  
隱爲光明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隱惡覩所謂崑  
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  
考焉十有一月癸酉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有五蹏  
有奇木眾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軍對  
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兪入於王舟今郊禮未見於神  
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蓋六  
鵬退飛逆也白兪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  
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枝內附示  
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  
裳而慕化者焉可恭己而待之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  
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  
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爲元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

眾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上使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以爲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安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二縣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

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亾國之言邪昔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荆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否臣將爲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觀朝廷紀綱之叙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未太平然猶爲治也王曰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也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絕人常爲士卒先須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

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悅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舉兵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絕爲天下笑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緩輕兵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蹇轅轅守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人言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

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還  
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致廬江有潯陽之  
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  
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之間  
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比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兵可二十萬公  
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王無爲吳王之  
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儒術之士燔詩書棄禮  
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乎江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

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嘗致千百萬僵尸滿野流血千里  
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  
神仙多齋童男女三千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  
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怨痛欲爲亂者十室而六  
又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  
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爲亂者十  
室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  
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側  
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於是  
勝廣大呼劉項竝會天下響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

兩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一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發行化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眾未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爲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臣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



後復召被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僞爲丞相御史詐書詔徙郡國豪傑及彫罪已上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已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幸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爲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軍都官令丞相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僞得罪而西使大將

軍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已  
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悼黯也欲  
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僞失火宮中丞相二  
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  
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夏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  
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祊知事已發覺詣吏自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  
尉張湯爭之曰被晉爲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  
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  
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爲

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衡山王淮南王親弟請追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會衡山王謀發覺初衡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以爲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詣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筮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食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  
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  
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遼濮陟狐奴歷  
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鄆耆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麇皋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岐  
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  
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  
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  
至是役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

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  
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副之與  
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  
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  
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  
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  
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  
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  
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略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

人廣旣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嘗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  
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  
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  
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  
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  
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  
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  
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  
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



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嚙殺之見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卽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者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亾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鳩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

則沈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闕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

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殿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禪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曰禪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卽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纍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曰禪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曰禪每朝見母畫像嘗拜泣而後去曰禪二子皆爲上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曰禪見之卽殺之上大怒曰禪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曰禪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

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  
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  
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以弟子  
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  
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  
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  
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  
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

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  
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  
問家有冤乎曰無也以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  
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  
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  
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  
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  
其言拜緱氏令吏民僂之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  
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

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  
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  
鹿皮方尺緣以纘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  
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墜小而方之其  
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墜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  
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幣罪死於是孔  
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  
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析秋毫而始算緡錢及車  
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

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  
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  
侔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踊貴故抑天下之物名  
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  
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  
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早上令百官請雨太子  
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  
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  
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

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嘗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亾山林竝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賓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逃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復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

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  
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  
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  
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  
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鵬者乃  
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  
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前來至匈奴二里止  
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  
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  
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

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墾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閔爲齊  
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  
張湯廟立皇子閔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閔受茲青土朕  
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嗚  
呼念之哉龔朕之詔唯命不於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  
不臧無乃凶於乃國害於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  
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皆賜策六  
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  
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  
霍去病薨發屬國立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塋象祁

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孟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竝至昔秦始皇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共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

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虐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僂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坐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焉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爲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

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  
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  
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奏  
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  
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  
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  
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  
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  
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遭太守賢而受之軍揖  
太守而去徒而入關關吏與孺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



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郟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吏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

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  
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  
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  
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  
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  
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洩於湯湯嘗  
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  
和親爲僞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  
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鄆山自度窮且

下吏因曰能遭山瘞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尙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亾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尙書郎中令安世寬仁與父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遭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二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畝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欒大膠東人也

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淩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乙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效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祀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鬪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  
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僮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  
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  
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  
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茆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茆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  
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  
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效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  
致物却老少君嘗至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  
乃言與老人大父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家處一坐

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  
陳於柏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  
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  
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  
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  
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  
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  
高祖之孫上曰嚙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  
爾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  
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乙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世莫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



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

之世賦役煩眾民力彫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迺誕妖怪  
之人四方竝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  
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讎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  
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  
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  
慶爲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裔爲泗水王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

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  
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  
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  
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  
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  
食之秋有蛙蝦蟊鬪闕下上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  
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  
別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  
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欒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  
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辛緱氏至安邑  
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  
呂嘉嘗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  
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五郡秋  
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海將  
軍公孫賀出九原疆弩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  
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  
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千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邴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壟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皇帝於泰山廼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宓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

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遂登封太嶽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竝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承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



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餽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已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閔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浹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

還築通天臺於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  
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以候神朝鮮  
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  
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塞盧綰之反也燕  
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  
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  
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  
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  
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  
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亾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大半瑞怨讎瑞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

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於靈壇一  
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  
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瀛天柱  
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鱉於江中獲之遂北至琅邪傍  
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  
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縣無出租賦  
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諡曰烈侯青既尊貴而平陽侯  
曹亨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

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賢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像廬山初置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或負俗之纍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伎絕國者以聞六年冬幸回中春作晉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祠上帝於明堂乙酉柏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曰  
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傅上甚重  
之以選昌爲王太傅十有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  
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  
正律麻以寅月爲正晉色尙黃數用五定官名正律  
麻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月爲正周以子月  
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位在子天氣始起生  
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  
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  
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

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尚白周色尚赤律厯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角者觸也

物出於地載芑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毓祉也宮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



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  
始起未發居中而助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  
物而繼之也林鍾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  
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  
任也陰受陽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  
始無厭之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  
黃鍾黃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  
相生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  
益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

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  
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  
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  
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  
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  
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黍  
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  
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  
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

五量爲嘉矣籥者興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爲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

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庥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揆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卽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路馬必軾

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  
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於郡國奮長子建  
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  
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  
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  
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  
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  
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  
而已太僕公孫賀爲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

下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而補車騎。馬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亾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已再見郤矣。掾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卽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寬爲奏。讞掾徙爲侍御史。見上。問尙書經義數事。爲太中。

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襁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闕遣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彊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于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晉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

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十萬數多齎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嘗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與立宛貴人昧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卒故死亾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



王爲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寔墮見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荅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獻歛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

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思絕上所以戀戀者  
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咄棄我意尙  
復有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圖  
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爲將軍延年爲  
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巳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  
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  
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  
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  
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  
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

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言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由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民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

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  
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旨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  
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宇軍  
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  
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  
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  
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璧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  
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案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

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荅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鞬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遇

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弦皆倒虜還走上山  
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  
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  
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  
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鬪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  
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  
兵也日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君長皆曰單  
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  
令漢益輕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亾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卽棄軍去士卒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歎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

騎追之延年歿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  
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  
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陵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  
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  
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  
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爲陵遊說後捕得匈奴生口  
言陵教單于爲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  
之曰教單于爲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  
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  
子長旣遭李陵之禍喟然而歎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



自黃帝以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谷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傑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技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趨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溪距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冒白刃北管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直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

所出僕竊不自量欲效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  
欲以廣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  
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  
爲伍澗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  
能引洩僕所以引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  
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魯西伯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  
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  
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  
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  
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自敘其先重黎之後世  
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  
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忤  
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  
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  
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  
鉞分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  
爲御史大夫初推酒酤三月上行幸太山修封禪祠明  
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  
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將萬  
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

出五原彊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  
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髡爲昌邑王  
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陵在雲陽己巳晦日有食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澹刻爲廷尉詔獄繇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



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道廷尉及中都官  
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  
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躅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  
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貴纍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  
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  
皆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水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  
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浚渠爲雨水流竈  
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  
小水工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  
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湖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  
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  
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  
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  
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彊因以  
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  
侯曾孫襄王與郡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  
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

畝是惡田也漳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浚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浚漳水兮溉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  
后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  
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  
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  
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  
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  
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  
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  
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

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陝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理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

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  
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  
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  
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  
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  
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  
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  
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  
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  
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

驗輒收拷燒金鉗灼疆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亾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亾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子太子詐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亾歸甘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亾虜亂趙

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  
江充反炙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  
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  
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冑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  
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  
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  
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  
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  
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



大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亾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

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逃遁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

子久亾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  
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亾到主人家貧  
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  
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  
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  
張富昌爲蹋踠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寃曰臣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  
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江充

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  
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  
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  
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  
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原御  
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  
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  
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壬寅丞相屈釐下獄腰斬屈釐者中山靖王子也

貳師初與屈釐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釐許諾屈釐女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釐妻坐爲巫蠱咒詛屈釐腰斬妻梟皆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於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於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如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於明堂癸巳禋石闕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

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  
後數公是時天下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  
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  
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絲繒可以易穀臣愚  
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  
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  
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  
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  
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圖興師遠攻遣  
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乃者遍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  
敗方士占星氣太卜著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  
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漢入今計謀  
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  
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  
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  
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而勸  
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之世圖  
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  
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

于失援由是遠遁漠北而漠南無王庭遭直文景玄默  
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積羣貨  
覩犀象瑋瑁則開犍爲朱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  
牁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  
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氎毼琪瑠蒲萄龍文魚目  
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  
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  
荆璧天子負黼黻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  
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演魚龍角



觶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榷酒酤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船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竝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內外也書曰西戎卽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眾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

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算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

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行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於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纍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窺於長

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略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略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闕不亦過

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  
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  
不過千金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  
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  
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  
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  
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  
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

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  
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  
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  
髡薨諡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  
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  
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  
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  
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  
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臥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

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摔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涌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於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曰臣不如

日磾曰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鈞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旣至兩手皆捲上自捫之卽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鈞弋宮大有寵妊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鈞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鈞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鈞



弋有過乃譴以憂歿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  
帝崩於五柞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  
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  
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立功興  
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  
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  
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帝之恭儉以  
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